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十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三十五

諸夷蕃將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也與處羅可汗入隋事煬帝從
伐遼積勞為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於樓煩高祖興
太原大奈提其衆隸麾下桑顯和戰飲馬泉諸軍却大

奈以勁騎數百背擊顯和破之軍遂振授光祿大夫從
平長安以多賞帛五千匹賜姓史從秦王平薛舉王世
充竇建德劉黑闥功殊等積前後賜侍女三雜綵萬段
貞觀初擢累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
食封戶三百卒贈輔國大將軍

馮盎字明達高州良德人本北燕馮弘裔孫弘不能以
國下魏亡奔高麗遣子業以三百人浮海歸晉弘已滅
業留番禺至孫融事梁為羅州刺史子寶聘越大姓洗

氏女為妻遂為首領授本郡太守至盎三世矣隋仁壽
初盎為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師請討之
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
中乃生是人即詔盎發江嶺兵擊賊平之拜漢陽太守
從煬帝伐遼東遷左武衛大將軍隋亡奔還嶺表嘯署
酋領有衆五萬番禺新興名賊高法澄冼寶徹等受林
士弘節度殺官吏盎率兵破之寶徹兄子曰智臣復聚
兵拒戰盎進討兵始合輒釋曹大呼曰若等識我耶衆

委戈袒而拜賊遂潰禽竇徹智臣等遂有番禺蒼梧朱崖地自號總管或說盎曰隋季崩蕩海內震騷唐雖應運而風教未孚嶺越無所係屬公克平二十州地數千里名位未正請上南越王號盎曰吾居越五世矣牧伯惟我一姓子女玉帛吾有也人生富貴如我希矣常恐忝先業尚自王哉武德五年始以地降高祖析為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國高州總管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為春州刺史智彧為東合州刺史盎徙封

耿貞觀初或告盜叛盜舉兵拒境太宗召武衛右將軍
蘭暮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天下初定創痍未
復大兵之餘疫癘方作且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
不武不勝為辱且盜不及未定時略州縣搖遠夷今四
海已平尚何事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盜懼必自来帝乃
遣散騎常侍韋叔諧諭盜盜遣智戴入侍帝曰微一言
賢於十萬衆時暮兵已出欲遂有功遣副將上盜可擊
狀帝不許罷之五年盜來朝宴賜甚厚俄而羅賓諸洞

獠叛詔盎率衆二萬為諸軍先鋒賊據險不可攻盎持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盎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帝詔智戴還慰省賞子不可計奴婢至萬人盎善為治閱簿最摘姦伏得民懽心卒贈左驍衛大將軍荊州都督子三十人

智戴知名勇而有謀能撫衆得士死力酋帥皆樂屬之嘗隨父至洛陽統本部銳兵宿衛煬帝弑引其下逃歸時盜賊多嶺嶠路絕智戴轉戰而前至高源俚帥脅為

謀主會盎至智戴得與盎俱去後入朝帝勞賜加等授
衛尉少卿聞其善兵指雲問曰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
雲狀如樹方辰在金金利木柔擊之勝帝奇其對累遷
左武衛將軍卒贈洪州都督

盎族人子猷以豪俠聞貞觀中入朝載金一舸自隨高
宗時遣御史許瓘視其貲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後率子
弟數十人擊銅鼓蒙排執瓘而奏其罪帝馳遣御史楊
璟驗訊璟至卑辭以結之委罪於瓘子猷喜遺金二百

兩銀五百兩環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留不得歸環受之還奏其狀帝命納焉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聞拜拓設建牙磧北與頡利子欲谷設分統鐵勒回紇僕骨同羅諸部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課歛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頡利數用兵社尒諫弗納貞觀元年鐵勒回紇薛延陀等叛敗欲谷設於馬獵山社尒助擊之弗勝明年將餘

衆西保可汗浮圖城會頡利滅西突厥統葉護又死奚
利必咄陸可汗與泥孰爭國社尒引兵襲之得其半國
有衆十餘萬乃自號都布可汗謂諸部曰始為亂破吾
國者延陀也今我據西方而不平延陀是忘先可汗非
孝也事脫不勝死無恨酋長皆曰我新得西方須留撫
定今直棄之遠擊延陀延陀未禽葉護子孫將復吾國
社尒不從選騎五萬討延陀磧北連兵十旬士苦其久
稍潰去延陀縱擊大敗之乃走保高昌衆纔萬人又與

西突厥不平由是率衆內屬十年入朝授左騎衛大將軍處其部於靈州詔尚衡陽長公主為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尒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其廉賜高昌寶鈿刀雜綵千段詔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從征遼東中流矢堰去復戰所部奮厲皆有功還擢兼鴻臚卿二十一年以崑丘道行軍大總管與契苾何力郭孝恪楊弘禮李海岸等五

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討龜茲師次西突厥擊處密處真敗之入自焉耆西兵出不意龜茲震恐進屯磧石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先進右騎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其王率衆五萬拒戰威陽卻王悉兵逐北威與繼叔合殊死戰大破之社尒因拔都城王輕騎遁社尒留孝恪守自率精騎追躡行六百里王據大撥換城嬰險自固社尒攻凡四十日入之禽其王并下五大城遣左衛郎將權祗甫徇諸酋長示禍福降者

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服刺石紀功而還因說于
闐王入朝王獻馬畜三百餉軍西突厥馬耆安國皆爭
犒師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介社介
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帝崩請以身殉衛
陵寢高宗不許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六年卒贈輔國大
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治冢象慈山諡曰元子道真
歷左屯衛大將軍咸亨初為邏娑道副大總管與薛仁
貴討吐蕃以援吐谷渾為論欽陵所敗盡失其兵詔有

司問狀免死為民

阿史那忠者字義節蘓尼失子也資清謹以功擢左屯衛將軍尚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居父喪哀慕過人會立阿史那思摩為突厥可汗以忠為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卒贈鎮軍大將軍諡曰貞陪葬昭陵

執失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護送隋蕭后入朝授左

領軍將軍會頡利敗太宗令思力諭降渾斛薩部落稍親近帝逐兔苑中思力諫曰陛下為四海父母乃自輕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鹿思力脫巾帶固諫帝為止及討遼東詔思力屯金山道領突厥扞薛延陀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确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會毗伽可汗死耀兵磧北而歸復從江夏王道宗破延陀餘衆與平吐谷渾詔尚九江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坐交房遺愛高宗以其戰

多赦不誅流竊州主請削封邑偕往主前卒龍朔中以
思力為歸州刺史卒麟德元年復公主封邑贈思力勝
州都督謚曰景

契苾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父葛隋末
為莫賀咄特勒以地近吐谷渾臨陁多厲暘徙去熱海
上何力九歲而孤號大俟利發貞觀六年與母率衆千
餘詣沙州內屬太宗處其部於甘涼二州擢何力左領
軍將軍九年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於赤水

川萬均率騎先進為賊所包兄弟皆中創墮馬步鬪士
死十七八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是時吐谷
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懲前敗以為不
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為生不乘其不虞
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閱精騎千餘直擣
其牙斬首數千級獲橐駝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
伏允挺身免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恥名出其下
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將

勸止及還帝責謂其故何力具言萬均敗狀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頓首曰以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聞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其言乃止有詔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尚臨洮縣主十四年為葱山道副大總管與討高昌平之始何力母姑臧夫人與弟沙門在涼州沙門為賀蘭都督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於是薛延陀毗伽可汗方強契苾諸酋爭附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驚

謂其下曰上於爾有大恩且遇我厚何遽反皆曰可敦都督去矣尚何顧何力曰弟往侍足矣我義許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邪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何力被執也或讒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遽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肯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授右

驍衛大將軍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叵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詰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攜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狼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判外攜不戰而禽矣帝然之毗伽果不敢迎鬱邑不得志恚而死少子拔酌殺其庶兄突利失自立國中亂如其策云帝征高麗詔何力為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稍創甚帝自為傅藥城拔得刺何力者

高突勃駟使自殺之辭曰彼為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
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況於人乎卒捨之俄以崑丘道
總管平龜茲帝崩欲以身殉高宗諭止永徽中西突厥
阿史那賀魯以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卑失五姓叛寇
延州陷金嶺略蒲類詔何力為弓月道大總管率左武
衛大將軍梁建方統秦成岐雍及燕然都護回紇兵八
萬討之處月酋朱邪孤注遂殺招慰使果毅都尉單道
惠據牢山以守何力等分兵數道攀崑而上急攻之賊

大潰孤注夜遁輕騎窮躡行五百里孤注戰死虜渠帥六十俘斬萬餘牛馬雜畜七萬取處蜜時健俟斤合支賀等以歸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郕國公顯慶中為沮江軍行軍大總管與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伐高麗不克龍朔初復拜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蕃三十五軍進討帝欲自率師繼之次鴨綠水蓋蘇文遣男生以精兵數萬拒險衆莫敢濟會冰合何力引兵譟而濟賊驚遂潰追奔斬首三萬級餘衆降男生脫身走有

詔班師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為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五百馳入其部虜大驚何力諭曰朝家知而誑誤遂及翻動使我貫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偽葉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誅之餘衆遂安士卒道死者令所在收瘞蠲護其家未幾蓋蘇文死男生為弟所逐使子詣闕請降乃拜何力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經略之副李勣同趨高麗勣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

引靺鞨數萬衆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破之斬首萬級乘
勝進拔八城引兵還與勣會合攻辱夷大行二城克之
進拔扶餘勣勒兵未進何力引兵五十萬先趨平壤勣
繼進攻凡七月拔之虜其王以獻進鎮軍大將軍行左
衛大將軍徙封涼總章儀鳳間吐蕃滅吐谷渾勢益張
入寇鄯廓河坊等州詔周王為洮州道相王為涼州道
行軍元帥率何力等討之二王不行亦會何力卒贈輔
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諡曰毅始龍朔中司

稼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于庭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脩仁驚悟更植以桐

子明字若水孺祿授上柱國封漁陽縣公年十三遷奉輦大夫李敬玄征吐蕃明為栢海道經略使以戰多進左威衛大將軍襲封賜錦袍寶帶它物蕃駭擢嫡子三品官再遷雞田道大總管至烏德鞬山誘附二萬帳武后時明妻及母臨洮縣主皆賜姓武以左鷹揚衛大將

軍卒年四十六贈涼州刺史謚曰靖明性淹厚喜學長辯論子聳襲爵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為百濟達率兼風達郡將猶唐刺史云蘇定方平百濟常之以所部降而定方囚老王縱兵大掠常之懼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遁去嘯合逋亡依任存山自固不旬日歸者三萬定方勒兵攻之不克常之遂復二百餘城龍朔中高宗遣使招諭乃詣劉仁軌降累遷左領軍員外將軍洋

州刺史儀鳳三年從李敬玄劉審禮擊吐蕃審禮敗敬
玄欲引還阻泥溝兵不得出賊屯高壓官軍常之夜率
敢死士五百人掩其營殺掠數百人賊酋跋地設棄軍
走帝歎其才擢左武衛將軍檢校左羽林軍賜金帛殊
等進為河源軍副使調露中吐蕃使贊婆等入寇屯良
非川李敬玄之敗常之引精騎三千夜襲其軍斬首二
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去即拜河源道經略大
使因建言河源當賊衝宜增兵鎮守而運饟須廣乃斥

地置烽七十所墾田五十頃歲收粟斛百餘萬由是食
行士精戍邏有備永隆二年贊婆營青海常之馳掩其
屯破之悉燒糧瘡獲羊馬甲首不貲詔書勞賜凡泣軍
七年吐蕃憊畏不敢盜邊封燕國公垂拱中突厥復犯
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擐甲
常之見其囂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
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
至遂夜遁久之為燕然道大總管與李多祚王元吉等

擊突厥骨咄祿元珍於黃花堆破之追奔四十里賊潰
歸磧北會左監門衛中郎將曩賓壁欲窮追要功詔與
常之共計賓壁獨進為虜所覆舉軍沒賓壁下吏誅常
之坐無功會周興等誣其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反捕
繫詔獄投繯死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為士所箠或請
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馬鞭官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
留貲及死人皆哀其枉

李謹行韃靼人父突地稽部酋長也隋末率其屬千餘

內附居營州授金紫光祿大夫遼西太守武德初奉朝
貢以其部為燕州授總管劉黑闥叛突地稽身到定州
上書秦王請節度以戰功封耆國公徙部居昌平高開
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擊敗之貞觀初進右衛
將軍賜氏李卒謹行偉容貌勇蓋軍中累遷營州都督
家童至數千以貲自雄夷人畏之為積石道經略大使
論欽陵衆十萬寇湟中候邇不知士樵采半散謹行聞
虜至即植旗伐鼓開門以伺欽陵疑有伏不敢進上元

三年破吐蕃于青海壘書勞勉封燕國公卒贈幽州都督陪葬乾陵

泉男生字元德高麗蓋蘇文子也九歲以父任為先人遷中裏小兄猶唐謁者也又為中裏大兄知國政凡辭令皆男生主之進中裏位鎮大兄久之為莫離支兼三軍大將軍加大莫離支出按諸部而弟男建男產知國事或曰男生惡君等逼已將除之建產未之信又有謂男生將不納君男生遣謀往男建捕得即矯高藏命召

男生懼不敢入男建殺其子獻忠男生走保國內城率其衆與契丹靺鞨兵內附遣子獻誠訴諸朝高宗拜獻誠右武衛將軍賜乘輿馬瑞錦寶刀使還報詔契苾何力率兵援之男生乃免授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兼持節安撫大使舉哥勿南蘇倉巖等城以降帝又命西臺舍人李虔繹就軍慰勞賜袍帶金釵七事明年召入朝詔所過州縣傳舍作鼓吹右羽林將軍李同以飛騎仗廷寵遷遼東大都督玄菟郡公賜第京師因詔還軍與李

勦攻平壤使浮屠信城內間引高麗銳兵潛入禽高藏
詔遣子齋手制金皿即遼水勞賜還進右衛大將軍卞
國公賜寶器宮侍女二馬八十儀鳳二年詔安撫遼東
并置州縣招流冗平歛賦罷力役民悅其寬卒年四十
六帝為舉哀贈并州大都督喪至都詔五品以上官哭
之謚曰襄勒碑著功男生純厚有禮奏對敏辯善射藝
其初至伏斧鑕待罪帝宥之世以此稱焉

獻誠天授中以右衛大將軍兼羽林衛武后嘗出金幣

命宰相南北牙羣臣舉善射五輩中者以賜內史張光
輔舉獻誠獻誠讓右玉鈴衛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固
辭獻誠曰陛下擇善射者然皆非華人臣恐唐官以射
為恥不如罷之后嘉納來俊臣嘗求貨獻誠不答乃誣
其謀反縊殺之后後知其冤贈右羽林衛大將軍以禮
改葬

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長號黃頭都督後入中國世系湮
遠至多祚驍勇善射以軍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討黑

水韎韜誘其渠長置酒高會因醉斬之擊破其衆室韋
及孫萬榮之叛多祚與諸將進討以勞改右羽林大將
軍遂領北門衛兵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聚可
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將
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
死且不忘東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
乃大帝子而嬖豎擅朝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
軍誠有意乎捨今日尚何在答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

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東之遂定謀以敬暉李湛
為右羽林將軍命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立
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
宗恐漏大謀不敢豫奏頓首請歸死后病卧顧湛曰我
於而父子不薄亦豫是邪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
食實戶八百子承訓為衛尉少卿湛遷大將軍封趙國
公食實戶五百帝祠太廟特詔多祚與相王登輿夾侍
監察御史王覲謂多祚夷人雖有功不宜共輿輦帝曰

朕推以心腹卿勿復言崔玄暉等得罪多祚畏禍及故陽厚韋氏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多祚與成王千里率兵先至玄武樓下具言所以誅三思狀按兵不戰宮闈令楊思勗方侍帝即挺刀斬其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兵因沮潰多祚為其下所殺二子亦見害籍沒其家景雲初追復官爵并宥家屬

湛者義府最幼子字興宗沈厚有度六歲授周王府文學累遷右散騎常侍襲河間郡公武后徙上陽宮留湛

宿衛頃之復為右散騎常侍賜鐵券三思惡之貶果州刺史歷洺絳二州累遷右領軍大將軍開元十年卒贈幽州都督初義府以立武后故得宰相而湛為中興功臣世不以其父惡為貶云

論弓仁本吐蕃族也父欽陵世相其國聖歷二年弓仁以所統吐渾七千帳自歸授左玉鈐衛將軍封酒泉郡公神龍三年為朔方軍前鋒游奕使時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弓仁以兵出諾真水草心山為邏衛開元初突厥

九姓亂弓仁引軍渡漠踰白檉林收火拔部喻多真種
落降之趺跌思太叛戰赤柳澗弓仁騎才五百自新堡
進時賊四環之衆不敵弓仁椎牛誓士自若再宿潰圍
出人服其壯凡閱大小戰數百未嘗負賜寶玉甲第良
田等列莫與比累遷左驍衛大將軍朔方副大使會病
玄宗遣上醫馳視卒年六十六贈撥川郡王謚曰忠孫
惟貞

惟貞名瑀以字行志向恢大開元末為左武衛將軍肅

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綏銀閱旬衆數萬從還鳳翔遷光祿卿為元帥前鋒討擊使戰陝州以功進殿中監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周摯以兵二十萬陣城下惟貞請銳卒數千鑿數門出自旦及午苦戰破之光弼表為開府儀同三司光弼討史朝義以惟貞守徐州賊將謝欽讓據陳乃假惟貞潁州刺史斬賊將降者萬人封蕭國公實封百戶光弼病表以自代擢左領軍衛大將軍為英武軍使卒

尉遲勝本王于闐國天寶中入朝獻名玉良馬玄宗以
宗室女妻之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歸國與安西
節度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仙累進光祿卿安祿山反
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勝勝以
少女為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進
驃騎大將軍遣還固請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
都郡王實封百戶勝請授國於曜詔可勝既留乃穿築
池觀厚賓客士大夫多從之游從德宗至興元為右領

軍將軍歷睦王傳貞元初曜上言國中以嫡承嗣今勝讓國請立其子銳帝欲遣銳襲王勝固辭以曜久行國事人安之銳生京華不習其俗不可遣當是時兄弟讓國人莫不賢之睦府除徙原王傳卒贈涼州都督

尚可孤字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世處松漠間天寶末隸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復事史思明上元中自賊所歸累授左右威衛大將軍封白水縣伯為神策大將以功試太常卿徙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一百五十魚朝

思主衛兵器其勇養為子名智德使將兵三千屯扶風
武功歷十餘年隊伍閑整朝恩死詔賜氏李名嘉勲李
希烈叛擢為招討應援荆襄使復本姓名累戰有功朱
泚之難召可孤可孤率兵三千道襄鄧而西屬賊兵銳
乃壁七盤偽將仇敬忠等來寇可孤擊卻之遂收藍田
德宗將遷梁州命引兵守灊上拜神策京畿渭南商州
節度招討使敬忠拒戰可孤急擊斬之進軍與李晟收
長安為先鋒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馮翊郡王食

實戶二百又會諸軍進討李懷光次沙苑卒于軍贈司空可孤性謹審沈壯既有勲勞未嘗自論功御衆公嚴晟數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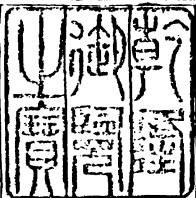
裴玢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拜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玢初事金吾將軍論惟明為僚力德宗在奉天以功封忠義郡王從惟明鎮鄜坊署牙將後節度使王栖曜卒中軍將何朝宗夜縱火作亂玢獨匿不出遲明禽朝宗以待命有詔并軍司馬

崔略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領節度擢玢為司馬踰
年公濟卒乃授玢節度使元和三年徙山南西道玢為
治嚴稜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敝衣居處取避風雨
而已倉庫完實百姓安之當時將帥未有及者以疾辭
位入朝不事騶仗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縑服七年卒
贈尚書左僕射諡曰節

贊曰夷狄性惇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鷙挺不可遷益巧
不足而諒常有餘觀大奈等事君皆一其志無有顧望

用能功績光明為天子倚信至渾瑊趺跌光顏輩烈垂
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瑊光顏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

篇



唐書卷一百一十

唐書卷一百十考證

阿史那社尒傳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舊書九年率衆內屬拜左騎衛大將軍

契苾何力傳進拔八城引兵還○舊書凡拔七城乃廻軍

唐書卷一百一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歐陽懌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十一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三十六

郭二張三王蘇薛程唐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少有奇節不治貲產父兄以為無
賴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密喜謂曰世言汝賴多奇
士不謬也使與李勣守黎陽密敗勣遣孝恪送款封陽

翟郡公拜宋州刺史詔與勣經畧武牢以東所定州縣
委以選補竇建德之援洛也孝恪上謁秦王進計曰王
世克力竭計窮其面縛可跂足待建德悉衆遠來糧餉
阻絕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牢以軍汜水逐機應變禽
殄必矣王然之賊平置酒大會洛陽宮語諸將曰孝恪
策禽賊王長先下漕功固在諸君右遷上柱國歷貝趙
江涇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改左驍衛將軍累加金紫
光祿大夫貞觀十六年拜涼州都督改安西都護西州

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初王師滅高昌詔以所虜焉耆生口七百還焉耆王王叛歸欲谷設可汗孝恪請擊之即拜西州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夜襲其王龍突騎支虜之帝悅降璽書褒勞俄拜崑丘道副大總管進討龜茲破其國城乃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龜茲國相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士心今亡在外勢必為

變城中頗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那利果率衆陰與城內胡為應薄城鼓譟始覺之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關中流矢卒子待詔亦歿將軍曹繼叔進兵復拔其城太宗責孝恪斥候不明至顛覆奪其官後愍死戰更為舉哀高宗即位追還官爵贈待詔游擊將軍賻物三百段次子待封官左豹韜衛將軍咸亨初副薛仁貴討吐蕃戰大非川敗績貸死為民

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郡公威孫
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高祖從外孫也高祖起儉
以功除右衛郎將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強每有
求取所遺書輒稱詔敕邊吏奉承不敢卻及儉獨拒不
受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
贍免飢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
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
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思結叛

朝廷議進討時儉以母喪奪服為使者撫納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酋帥慰諭推心腹咸匍匐歸命因舉徙代州遂檢校代州都督儉勤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建平糴法入之官虜悅喜由是儲斛流贏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坐事免詔白衣領職營州部與契丹奚靺鞨諸蕃切畛高麗引衆入寇儉率兵破之俘斬畧盡復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進畧地至遼西川漲久未度帝以為畏懦召還

見洛陽宮陳水草美惡山川險易并久不進狀帝悅拜
行軍總管使領諸蕃騎為六軍前鋒時高麗候者言莫
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進度遼
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累封皖城郡公後改東夷校
尉官為都護府即以儉為都護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
夫卒年六十謚曰密儉兄大師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
縣男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性謹畏典羽林兵
三十年未嘗有過卒贈荊州都督謚曰敬陪葬昭陵儉

兄弟三人門皆立戰時號三戰張家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謚曰文方翼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李為主所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庸保執若不棄日墾田植樹治林垠堅完牆屋燎松丸墨為富家主薨還京師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高宗立而從祖女弟為皇后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姦豪脅息徙瀚海都護司馬坐

事下遷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代還居母喪哀瘠甚帝
遣侍醫療視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
翼曰樂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蔽生
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金吾劾繫帝嘉之
不罪再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塹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
建樓堞廝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
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
私錢作水磴薄其贏以濟飢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

活甚衆芝產其地裴行儉討遮匐奏為副兼檢校安西
都護徙故都護杜懷寶為庭州刺史方翼築碎葉城面
三門紆還多趣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
方畧悉獻珍貨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寶自金山
都護更鎮安西遂失蕃戎之和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
簿啜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
俄而三姓咽麴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矢著臂
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為內應方

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譟無聞者殺七千人即遣騎分道襲咽麴等皆驚潰烏鶻引兵遁去禽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初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昔合時以為祥西域平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為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明年召方翼議西域事引見奉天宮賜食帝前帝見衣有汗濯處問其故具對熱海

苦戰狀視其創帝咨嗟久之賜賚良厚俄而妖賊白鐵
余以綏州反詔方翼與程務挺討之飛旛擊賊火其柵
平之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
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
敗獲大將二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武后時王后屬無在
者方翼自視功多翼不坐而后內欲因罪除之未得也
及務挺被殺即并坐方翼追入朝捕送獄流崖州卒于
道年六十三神龍初復官爵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

子珣字伯玉與兄璵弟璿以文學稱時號三王天授初
珣及進士第應制科遷藍田尉以拔萃擢長安尉因進
見武后召問刑政嘉之詢其族氏對曰廢后臣之姑也
后不悅左遷亳州司法參軍神龍初為河南丞武三思
矯制貶臨川令宋璟輔政召授侍御史出許州長史歲
旱珣時假刺史事開廩振民即自劾玄宗赦之累遷工
部侍郎而璿至中書舍人珣嘗為祕書少監數年而璿
繼職終右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諡曰孝子錡天寶

中歷右補闕殿中侍御璿子鉉自有傳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後徙始平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破劇賊張金稱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貞觀初為匡道府折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石率設馬一百為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

再遷左衛中郎將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將
軍臨清縣公從慈山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
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連戰未決鼠尼施
等復引二萬騎為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
踰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所棄鎧仗牛馬藉
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謬謂知節曰賊
雖走軍死傷者衆今當結輜重陣間被甲而趨賊來即
戰是謂萬全又矯制收軍不深入於是馬羸卒勞無鬪

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
且公為大將而閫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理
不其然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怛篤城有胡人
降文度猥曰師還而降且為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
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
知之比知節等還悉下吏當死貸為民擢定方伊麗道
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潤為副出金
山北先擊處木昆部破之俟斤嬾獨祿擁衆萬帳降定

方撫之發其千騎并回紇萬人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
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
卒據高攢稍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
入定方因其亂擊之鏖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
明日振兵復進五弩失畢舉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
律啜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潤率雜
虜兵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
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

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畋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齒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別封子慶節為武邑縣公會思結闕侯斤都曼先鎮諸胡胡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復叛詔定方還

為安撫大使率兵至碎葉水而賊堞馬頭川定方選精卒騎萬三千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遂大敗走馬保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慈嶺以西遂定加食邢州鉅鹿三百戶遷左武衛大將軍出為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敗死

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譟定方將步
騎夾引直趨真都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殺虜萬人乘
勝入其郛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
子泰自立為王率衆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
出而叔豈得擅為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
右縋城下人多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
幟於是泰開門請命其將禰植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遂
款百濟平俘義慈隆泰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

執其王賞賚珍寶不勝計加慶節尚輦奉御未幾定方
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俄徙平壤道破高麗之衆於湟
江奪馬邑山為營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州安
集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帝悼
之責謂侍臣曰定方於國有功當褒贈若等不言何邪
乃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謚曰莊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為業將改葬其先妻
柳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

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樊
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地會即將劉
君弼為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馬鞍賊皆懾
伏由是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
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
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
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
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甚

衆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令北門長上師還帝謂曰
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
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即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
暴至夜突玄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
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
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以御馬蘇定方
討賀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
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為其所破虜係妻子王

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遣使百姓知賀魯為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顯慶三年詔副程名振經畧遼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二千級明年與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橫山仁貴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生禽之俄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執其王阿卜固獻東都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

縣男詔副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
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
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
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
貴慮為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禽偽葉護兄弟三
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九姓遂衰鐵勒有思結多覽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
至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以賞軍賊相率遁去有候

騎言虜輜重畜牧被野可往取仁泰選騎萬四千卷甲
馳絕大漠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還人飢相食比入塞
餘兵纔二十之一仁貴亦取所部為妾多納賕遺為有
司劾奏以功見原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內附遣將軍龐
同善高侃往慰納弟男建率國人拒弗納乃詔仁貴率
師援送同善至新城夜為虜襲仁貴擊之斬數百級同
善進次金山虜不敢前高麗乘勝進仁貴擊虜斷為
二衆即潰斬馘五千援南蘇木底蒼巖三城遂會男生

軍手詔勞勉仁貴負銳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衆身率士遇賊輒破殺萬餘人拔其城因旁海畧地與李勣軍合扶餘既降它四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拜本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材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擊之以援

吐谷渾待封嘗為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耻居其
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
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
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內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
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齎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
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
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
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

貴與吐蕃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
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
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為庶人未幾高麗餘
衆叛起為難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
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微卿我且為魚前日殄九姓
破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
至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州路絕卿安
得高枕不為朕指麾邪於是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

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
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
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
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
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
都督官給輿護喪還鄉里

子訥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
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

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後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畧使對同明殿具言醜虜馮暴以廬陵王藉言今雖還東宮議不堅信若太子無動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俄遷幽州都督安東都護改并州長史檢校左衛大將軍訥久處邊有戰功開元初玄宗講武新豐詔訥為左軍節度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尤見慰

勞明年契丹奚突厥連和數入邊訥建議請討詔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與訥帥衆二萬出檀州賓客議方暑士負戈羸糧深討慮恐無功姚元崇亦持不可訥獨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費饋餼因盜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言而授紫微黃門三品以重之師至灤河與賊遇諸將不如約為虜覆盡亡其軍訥脫身走而罪宣道及大將李思敬等八人有詔斬以徇獨賓客免盡奪訥官爵俄

而吐蕃大酋至達延乞力徐等衆十萬寇臨洮入蘭州
剽牧馬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與王睢
擊之追及賊戰武階驛犄角劫之破其衆尾北至洮水
又戰長城堡殺鹵數萬禽其酋六指鄉彌洪悉收所掠
及仗械不貲時帝欲自將壯伐及訥大克乃止行命紫
微舍人倪若水即軍陟功狀拜訥左羽林大將軍復封
平陽郡公以子暢為朝散大夫又授涼州鎮軍大總管
赤水建康河源邊州皆隸節度俄為朔方行軍大總管

久之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常卿謚曰昭定訥性沈勇寡言其用兵臨大敵益壯弟楚玉開元中為范陽節度使以不職廢生子嵩

嵩生燕薊間氣豪邁不肯事產利以膂力騎射自將豫安祿山亂晚為史朝義守相州僕固懷恩破朝義長驅河朔嵩震懼迎拜軍門懷恩釋之奏為檢校刑部尚書相衛洛邢等州節度使方大亂後人亦猷禍嵩謹奉職頗有治名大歷初封高平郡王實封二百戶號其軍為

昭義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更封平陽七年卒贈太保詔
其弟畧知留後事累加檢校太子少師十年為其將裴
志清所逐以兵歸田承嗣畧奔洺州請入朝降服待罪
銀臺門赦之乃分其地以嵩族子擇為相州刺史雄衛
州刺史堅洺州刺史承嗣誘雄亂不從遣客刺殺之初
嵩好蹴踘隱士劉錮勸止曰為樂甚衆何必乘危邀譽
刻歡嵩悅圖其形坐右嵩子平

平字垣塗年十二為磁州刺史父喪軍吏以故事脅知

留務偽許之已而讓粵夕以喪歸累授右衛將軍宿衛
三十年宰相杜黃裳擢為汝州刺史治有風績王師討
蔡繇左龍武大將軍授鄭滑節度使數戰有功始河溢
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
因命其左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
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道二十里以醴水悍還
墾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為左金吾衛大
將軍未幾復帥鄭滑李師道平詔分淄青齊登萊五州

為平盧軍徙平為節度使王庭湊圍牛元翼棣州危詔
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稷餽餉陋
狹衆潰而歸推突將馬士端為帥劫屯士萬人薄州堞
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貲募銳卒二千迎戰以奇兵掩
賊輜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平引謀亂者二千人斬
堂皇下脅從皆縱還田里威震一方詔還檢校尚書右
僕射封魏國公在鎮六年兵鎧完礪徭賦均一寶歷初
入朝民鄣路願留數日得出拜檢校司空河中絳隰節

度使復得隸晉慈二州益兵三千進檢校司徒更封韓
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傅

子從字順之以蔭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遷汾州
刺史隄文谷瀘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徙濮州
儲粟二萬斛以備凶災於是山東大水詔右司郎中趙
櫟為賑卹使櫟表其才擢將作監終左領軍衛上將軍
贈工部尚書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父名振隋大業末仕竇建德為普

樂令盜不跡境俄棄賊自歸高祖詔授永寧令使率兵
經畧河北即夜襲鄴縣俘男女千餘人以歸去數舍閱
婦人方乳者九十餘人還之鄴人感其仁劉黑闥陷洺
州名振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母妻為賊所得名振率
衆千餘掠冀具滄瀛等州邀擊糧道悉毀賊水陸餉具
黑闥怒殺其母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拜營
州長史封東平郡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轉洺州
刺史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畧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

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
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請讓而辭吐不
屈奇士哉拜右驍衛將軍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
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號為名將遷營州都督兼東夷
都護擊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歷晉蒲二州刺史鏤
方道總管卒贈右衛大將軍謚曰烈務挺少從父征討
以勇力聞拜右領軍衛中郎將破突厥六萬騎於雲州
會偽可汗阿史那伏念叛總管李文暕等三將以次奔

敗詔裴行儉討之以務挺副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
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赴之伏念懼乃間
道降於行儉故裴炎以為非行儉功遷務挺右武衛將
軍封平原郡公綏州部落稽白鐵余據城平叛建偽號
署置百官進攻綏息大斌殺官吏火區舍詔務挺與夏
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生禽白鐵余進左驍衛大將
軍檢校左羽林軍副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張虔勗等
豫廢中宗立豫王為皇帝累被寢賚以左武衛大將軍

為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務挺善綏禦士服其威愛
突厥憚之不敢盜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治又素與
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言務挺與炎及徐敬業潛相援結
后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其家突厥聞
務挺死率相慶為立祠每出師輒禱焉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少以軍功進儀鳳中劉審禮討吐
蕃孝傑以副總管戰大非川為虜執贊普見之曰貌類
吾父故不死歸之武后時為右鷹揚衛將軍孝傑居虜

中久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為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
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城武后曰貞觀中
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傑
功也乃遷左衛大將軍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清源縣男證聖初復為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
會契丹李盡忠等叛有詔起白衣為清邊道總管將兵
十八萬討之軍至東硤石谷與賊接道隘虜衆孝傑率
銳兵先驅出谷整陣與賊戰而後軍總管蘇宏暉以其

軍退援不至為虜所乘軍潰孝傑墜谷死士相蹂且盡
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鼠坎精胡象也白
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馬時張說以管記還
白狀后問之說具陳孝傑乃心國家敢深入以少當衆
雖敗功可錄也乃贈夏官尚書耿國公以其子無擇為
朝散大夫遣使者斬宏暉使未至而宏暉已立功遂贖
罪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曾祖規為後周驃騎

大將軍休璟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舉明
經高第為吳王府典籤改營州戶曹參軍會突厥誘奚
契丹叛都督周道務以兵授休璟破之於獨護山數賊
多遷朔州長史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
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
過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
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
交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

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為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
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
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韋待價等敗休璟收其潰
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陳方畧請復四鎮武后遣
王孝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倡之聖歷中授涼州都督
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趨
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休璟以兵數千臨
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

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
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軍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
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宴
使者屢覘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
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擢為右武威金吾二
衛大將軍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和舉兵相攻安西道
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選盡所當施行者既
而邊州建請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進拜夏

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誚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
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
政事會契丹入塞復以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
安東都護時中宗為皇太子休璟將行進啓曰易之兄
弟恩寵過幸數入禁閫非人臣所宜願加防察帝復位
召授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謂曰初
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加特進
尚書右僕射賜邑戶三百封宋國公是歲大水上疏自

効免不許累遷檢校吏部尚書景龍二年致仕未幾復起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景雲初以特進為朔方行軍大總管備突厥停舊封別賜百戶明年復請老給一品全祿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大都督謚曰忠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縣地幾萬里山川夷坦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初得封以賦絹數千散賙其族又出財數十萬大為塋墓盡葬其五服親當時稱重惟張仁愿議

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始
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於是賀婁尚宮方用
事附者輒榮赫休璟乃為子娶其義女故復起宰相頗
為時譏訾其當國亦無它毗益云子先慎至陳州刺史
先擇為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邳人本名仁亶以睿宗諱音近避之有
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者稱后
乃彌勒佛身又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

為皇太子邀仁愿聯章仁愿正色拒之後王孝傑為吐
刺軍總管與吐蕃戰不利仁愿監其軍因入言狀孝傑
坐免擢仁愿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
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嘆曰御史乃能
如是乎擢為右肅政臺中丞詔仁愿即叙其麾下功仁
愿先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
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為崇仁令以仁愿代為中丞
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

引去矢著其手武后遣使勞問賜藥注傳遷并州都督
長史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會穀
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皆積府門畿甸震懾無敢犯先
是賈敦頤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洛有前賈
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突厥
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去引兵踵擊
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厓有拂
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

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娑葛仁愿請棄虛取漠南地於
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
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
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
盡斬城下軍股慄役者盡力中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
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
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
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

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怛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作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為賦詩祖道賞賚不貲遷鎮軍大將軍睿宗立乃致仕加兵部尚書稟祿全給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保仁愿為

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在朔方奏用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鄴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總軍事太子文學劉彥昭為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為隨機皆著稱後至大官世名仁愿知人子之輔至趙州刺史張敬忠自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開元七年拜平盧節度使

王駿倉州景城人後徙洛陽父行果為長安尉知名駿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當興吾宗長豪曠不樂為銜檢事擢明經第始調清苑尉歷除殿中侍御史會朔方元帥魏元忠討賊不利劾奏副將韓思忠敗律當誅駿以思忠偏裨權不已制且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獨誅固爭得釋駿亦出為渭南令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衡永駿始築羅鄆罷戍卒墾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後求歸上冢州人詣闕留

有詔桂往罹寇暴戶口彫瘠宜即留以須政成在桂踰
期年人丐刻石頌德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
貞必欲殺之道出叡所叡知其故留不遣利貞移書督
趣幽求懼曰勢且難全正恐累君奈何叡曰公之坐非
朋友所絕叡在終不忍公無罪就死俄崔湜等誅幽求
復執政故詔幽求為刻石辭遷鴻臚少卿充朔方軍副
大總管安北大都護豐安定遠等城並授節度進太僕
少卿隴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

次大來谷其酋奎達延以兵踵而前駿率所部二千與
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
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
計俄而薛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亘一
舍而近駿往迎訥夜使壯士銜枚鑿突虜駭引去追至
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清源縣男
兼原州都督以子班為朝散大夫又進并州都督長史
明年突厥默啜為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

而小殺繼降降者稍稍叛去駿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
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僚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
使內伺邊罅久必為患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
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
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
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
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
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

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倖置沙漠之西城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徒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於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開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為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胡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水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

乃敕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
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明曰駿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
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
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駿自東
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
總管改御史大夫跌跌部及僕固都督勾磨等散保受
降城之鄙潛引突厥內擾駿密言上盡誘而誅之拜兵
部尚書復為朔方軍大總管九年蘭池胡康待賓據長

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駿討平之封清源公官一子
玄宗以宮人賜知運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
事父詎有常近關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
駿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
故不協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駿賣已乃復叛駿
坐貶梓州刺史改太子詹事中山郡公進吏部尚書太
原尹代張說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克朔方軍
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右河東之軍盡屬是冬帝親郊

追會大禮駿以冰壯請留將兵待邊手勅慰勉會有人
告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辭逮駿詔源乾耀張說雜訊無
狀以黨與貶蘄州刺史遷定州復以戶部尚書為朔方
軍節度使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曰忠烈駿氣貌偉特時
謂為熊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壹吏人畏
愛始二張之誣魏元忠駿獨上疏申治宋璟曰魏公全
矣子再觸逆鱗其殆乎駿曰魏公以忠獲罪苟得辨雖
死弗悔駿卒後信安王禕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

士咸見駿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戶部郎中陽伯成上疏請封駿墓表異之優其子孫帝乃遣使祭駿廟進諸子官

贊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為之牙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闕獵取其國由鹿豕然可謂選值其材歟夫宰相代天秩物變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巫弼非彊所不能邪据功名之地則綽綽矣

[illegible]

唐書卷一百十一

唐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蘇烈傳出為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

臣德潛按

舊書制授熊津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當從舊書熊津在朝鮮國城南百濟海口也唐制熊津都督府于此

薛仁貴傳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橫山○舊書作溫沙門

仁貴孫嵩七年卒贈太保○舊書傳與新書紀皆作大

歷八年

張仁愿傳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舊
書作千八百所

唐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十二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三十七

王員韓蘇薛柳馮蔣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于魏孤且窶事母謹甚淹究經術性褻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

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
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尚書外郎獨孤慙以儒
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慙確論義方引逮百家異同連拄
慙直出其上左右為慙不平輒罷會補晉王府叅軍直
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
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素善張
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
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

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
人壯其誠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
徒為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簫登降跽立人人悅
順久之徙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
諉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
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
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遷雲陽丞顯慶元年擢侍御史不
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

無敢白其姦義方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
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
母母曰昔王母伏劒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
恨義方即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
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
稀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
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
逃罰況輦轂下姦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

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
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
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叅軍
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年
五十五義方為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
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始
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于時既死
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時松柏冢側三年乃去彥先

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郎

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
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
因自姓員終鎮西將軍平涼郡公半千始名餘慶生而
孤為從父鞠愛羈州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
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
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
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貲不

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
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葭蓂親行年三十懷志潔
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
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摧所長有
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尉歲旱勸令
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
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太
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釋之俄舉

岳牧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半
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
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
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
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
以戰帝曰善既對策擢高第歷華原武功尉厭卑劇求
為左衛曹曹叅軍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為
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即詔入閣供

奉遷司賓寺主簿稍與丘悅王劇石抱忠同為弘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淳分日待制顯福門下擢累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浮狹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會詔擇牧守除棣州刺史復入弘文館為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豪蘄二州刺史半千不顯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為太子右諭德仍學士職累封平原郡公表丐骸骨有詔聽朝朔望半

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
遊堯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即葬焉吏
民哭野中抱忠長安人名屬文初置右臺自清道率府
長史為殿中侍御史進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
詢古共領選募廉潔而奇號清平二人坐綦連耀伏誅
悅河南人亦善論譔仕至岐王傅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
為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佑異其

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
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仗內供奉巡察
劔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厨宰飲以
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
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
大饑開倉振民然後以聞璽書褒美使并州方賊殺人
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
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

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後太白晝見勸帝修德答
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
沒富貴主何事邪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
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為請而免義府與諸武共
譖思彥出為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
釋其寃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官閱月自免去
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叅軍帝召問不見卿久
今何官邪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屈復召

為御史俄出為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叅軍罷客汴
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為頌餉鱣
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為受一匹命其家
曰此孝子鱣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
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
玄劾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可用時已拜
乾封丞故徙朱雋丞遷賀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什
邠令鄧惲右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諉公比其斥而惲

已為文昌左丞子琬

琬字茂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檢有姻勸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

衆法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窳吏貪者士恥同
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
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厲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
木質厚裨販弗蚩其故奈何維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
巧智斥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諧附者無黜剝之憂
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
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
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為立身之階仁義為百行之本

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
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沈者為黠剛正者為愚位
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淳
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
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
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奕者一棊為善而復之者愈善故
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
何由不治哉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

今婦夫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有
請其員者有司以為名教不取今謂為見機太宗朝司
農以市木撞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撞貴故百
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
頗刻剝名為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負
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
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
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錮

積粟相夸今匿貲示羸以相尚往夷狄款關今軍屯積
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
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歛重役亟
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游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
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
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
量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
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入不報出監

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賦絹非時於是穀賤縑益貴
丁別二縑人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
何賴又上言須報則弊已甚移檄罷督乃聞詔可開元
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
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
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
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

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
不傳位東宮休養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梁河
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
侯任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
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
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
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
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寓縣指河

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
基日前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
以即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
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
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斷不
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
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
下以臣為忠則擇是而用以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今天

下書聞不報於是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搆獄方急
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
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馮怒陰陽紛舛陛下始
革命勤秉政樞博建謀猷天下以為明主暮年厭怠讒
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暗君
邪正糅進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
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
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數筭位勢隆

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
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
諫受戮虛死無名況賊虜方彊賦歛重困而自縱讒慝
搖變遐邇臣恐四夷抵目窺覘為邊鄙患百姓託義以
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陞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
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
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
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

其羽翅無使驕橫為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神龍初為習藝館內教節愍太子難或讒安恒豫謀死獄中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諫議大夫

薛登常州義興人父士通為隋鷹揚郎將江都亂與州民聞人遂安據城拒賊武德初持地自歸授東武州刺史輔公祐反士通與賊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及平封臨汾侯終泉州刺史登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徐

堅劉子玄齊名調閭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
舉濫甚乃上疏曰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
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
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為先雕文為後故人
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為州之榮辱昔李陵降
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
勝於名則貪暴滋煽益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
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

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修為閭里推舉然後府寺
交辟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
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
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
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為本
而以浮虛為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
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言報故俗
號舉人皆稱貢舉貢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

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奔踈取附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効官武閱守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劒吳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劍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

賢不隱貪祿不專矣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
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
邊害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
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
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
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武帝
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
被獎遇官戎秩步黻門服改羶屬語習楚夏窺圖史成

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
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
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
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
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漠
謂穹廬賢於城郭氊罽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
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者
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

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綵麴蘖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
覃含識革面方由余効忠日碑盡節然臣慮備豫不謹
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
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
武后不納久之出為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
姓潰震登巖勒守備闔境賴安再遷尚書左丞景雲中
為御史大夫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
直登將治之或勸以自安答曰憲府直枉朝奏暮黜可

矣遂劾奏反為主所構出岐州刺史遷太子賓客開元
初為東都留守再為太子賓客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
子名同詔賜今名坐子累歸田里家苦貧詔給致仕祿
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

王求禮許州長杜人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
營明堂瑀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為鐵鷲金龍丹雘
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自
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

久不報契丹叛使孫萬榮寇河北詔河內王武懿宗禦之懦擾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條華人為賊誑誤者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劾奏曰誑誤之人無良邊吏教習城不完固為虜脅制寧素持叛心哉懿宗擁兵數十萬聞敵至走保城邑今乃移禍無辜之人不亦過乎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當是時契丹陷幽州饋輓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軍興求禮曰公祿萬鍾正可輟仰祿之人可

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
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璩曰秦漢
皆有稅算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天下事
邊奈何使陛下効之后曰止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
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率羣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
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渠
為瑞雷邪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即厲言今陽氣債
升而陰冰激射此大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

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偽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
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后為罷朝然以剛正故官齟齬
神龍初終衛王府叅軍

柳澤蒲州解人曾祖亨字嘉禮隋大業末為王屋長陷
李密已而歸京師姿貌魁異高祖奇之以外孫竇妻之
三遷左衛中郎將壽陵縣男以罪貶邛州刺史進散騎
常侍代還數年不得調持兄喪方葬會太宗幸南山因
得召見哀之數日入對北門拜光祿少卿亨射獵無檢

帝謂曰卿於朕舊且親然多交游自今宜少戒亭由是
痛飭厲謝賓客身安靜素力吏事終檢校岐州刺史贈
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恭澤耿介少言笑風度方嚴
景雲中為右率府鎧曹叅軍四歲不遷先是中宗時長
寧宜城安定諸公主及后女弟昭容上官與其母鄭尚
宮柴隴西夫人趙及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號
斜封及姚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數千自元崇等
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詣闕上疏曰臣聞藥不毒

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紀綱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闐闐然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冒進天下溷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誠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即位之初用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韋

月將燕欽融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義不容盪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遠積小為大累微成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言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

罰之惟陛下裁察疏入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
事乃上書曰頃者韋氏蠱亂姦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
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
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今蠲煩
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惟陛下慎厥初修其終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
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
紀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

下畏親貴為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則姦詐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邪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敷求俊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道羞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進忠讜者賞之則忠讜進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

樂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啟願采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
為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入侍
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今
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數澤書曰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之以
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臣聞富不與驕期而
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
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倖人

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
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皇
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孝和寵任之失乎故愛而
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夫寵愛之心未有能免去其太
甚閑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
矯枉鑒戒宜在厥初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書曰三風
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惟
陛下黜奢僭驕怠進樸素行業以勗其非心臣聞常厥

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願陛下不作無益不啟
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
矣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
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
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
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誦怪為異
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廉費明
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

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為之乎是
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
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歷遷太子右庶
子為鄭州刺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澤從祖範爽

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
曰權萬紀不能輔道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
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
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敢不盡

愚帝乃解高宗時歷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奭字子邵以父隋時使高麗卒焉故往迎喪號踊盡哀
為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為皇后遷中
書侍郎進中書令皇后挾媚道覺罷為吏部尚書后廢
貶愛州刺史許敬宗等構奭通宮掖謀行鴆毒與褚遂
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沒其家碁以上親並流嶺表
奭房隸桂州為奴婢神龍初乃復官爵子孫親屬緣坐
者悉免開元初澤兄渙為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奭

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譴戮雖被原雪而子孫殆盡唯曾孫無忝客籍龔州陛下先天後詔書嘗任宰相並錄其後況臣之伯祖無辜被誅今橐窆未還後嗣僑處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遷於是詔無忝護喪柩歸鄉里官給喪事無忝後歷潭州都督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其先蓋長樂信都著姓曾祖子琮北齊右僕射叔祖慈明有文辭仕隋為內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為密將所縛身數創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都危

感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曰公家事
先帝名在王室乃挾玄感舉兵亡命至今復圖反噬何
邪密囚之俄為翟讓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謚壯武
元常舉明經及第調浚儀尉高宗時擢累監察御史劾
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人甚賴歷尚書左丞嘗密諫
帝中宮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為武
后所惡元常在職修舉識鑒澄遠帝委遇特厚帝不豫
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

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僞不可以示羣臣后怒出
為隴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陵后不欲元常得會故
道徙眉州刺史劒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
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
都督詔便驛赴官安南奠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
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先示禍福賊黨多
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雖有功猶以拂旨見怨不錄
功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卒為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

下獄死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

從弟元淑及后時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右善去惡人稱為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俸餘以給貧窮咸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苦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潔過於元常然剛直不及也終祠部郎中

蔣欽緒萊州膠水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循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它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邪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引士類此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鈔罪

不貸出為華州長史蕭至忠自晉州被召過欽緒欽緒
本姻家因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
忠竟及禍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錄河南囚宣慰百
姓振窮乏徙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卒性孤潔自
守唯與賈曾郭利貞相友云

子沈亦專潔博學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
史與兄演溶弟清俱為才吏有名天寶間始河南尹韓
朝宗裴迴嘗委訊覆檢句而處事平剖斷精允羣僚莫

能望也乾元中歷陸渾蓋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沆賢令供億當有素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運出納使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沆以故滯郎位不得調常袞代相聞士議恨沆屈故擢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德宗出奉天沆奔行在為賊所拘欲誘署偽職沆絕食不應命竄伏里中不復見京師平乃出擢右散騎

常侍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清舉明經中第調鞏丞東京留守李愷賢之表為判官
與愷同死安祿山亂贈禮部侍郎敬宗時錄其孫邠為
伊闕令初清蒙難以秩卑不及謚太和初吏部郎中王
高直之朝追謚曰忠

唐書卷一百十二